



尋訪鄒族傳說 ——「來吉」山豬部落

■ 文化工作者 武陵

「來吉」是嘉義縣阿里山區八大鄒族部落中位置最北的部落，座落於阿里山溪谷的肥沃之地，背靠著鄒族的聖山——「塔山」，平均海拔在 700 至 1,000 公尺間，是個人口不到百戶，二百人左右的小部落。

來吉，又名「哈莫瓦那」，是「神明的屬地」之意，山豬則是來吉部落的吉祥物。相傳，來吉是鄒族特富野部落的獵人們於獵捕山豬途中發現此地，便落腳以此處為家，安身立命，肩負起守護聖山祖靈的使命。





塔山群峰是鄒族人心中神聖的靈山。

沿著台 18 號（阿里山）公路上山，經隙頂、石棹後，左轉 169 縣道，往奮起湖、樟樹湖、油車寮，銜接 149 甲縣道，跨越阿里山溪上的來吉大橋，紅色石雕山豬就在眼前，告訴您——「來吉部落到了」。

在鄒族語中的「鄒」，是「人類」的意思。來吉部落除擁有自然的原野風光外，「人」也是珍貴的人文資源。相傳在荷據時期，曾與荷蘭人「混血」之故，鄒族便成為臺灣原住民族中最美麗的一族，尤其

地靈人傑的來吉，又是其中之最。來吉的鄒族人，個個眼睛深邃，鼻樑挺拔，讓人眼睛為之一亮。

知名女星湯蘭花及田麗，都是來自阿里山的鄒族，尤以紅遍半邊天的湯蘭花，更是來吉之光。湯蘭花曾是演唱雙棲，紅極一時的大明星，然在事業巔峰之際，遠走他鄉淡出演藝圈。但無論事業如何大起大落，湯蘭花每年都會回到家鄉，因此，當您造訪來吉部落，一定要拜訪湯蘭花的家。

平緩的山坡地種植烏龍茶，由於氣候得宜，出產高品質的阿里山高山茶，還有攀爬大樹的愛玉子，前來部落旅遊的遊客，可品嚐到爽口的愛玉凍。來吉部落族人栽種的咖啡，生長在海拔 700 至 900 公尺的山區，由於日夜溫差大，且終年霧氣籠罩，所需生長期較一般咖啡長，溪水源頭水質清澈，加上土質肥沃與氣候條件等有利條件，使得來吉咖啡品質優良，口感較為醇厚溫和。

來吉部落除有特殊的自然景觀，濃濃的藝術氣息，更讓人驚豔不已；鄒族人不僅長得美，還是天生的藝術家。不舞·阿古亞那（漢名：匡祖鳳）在來吉部落出生，但因赴臺北求學，在都市長期生活後，已逐漸習慣臺北生活的步調，惟心中經常發現有種尋不到「根」的不安，故在原住民血液召喚下，於畢業後毅然決然地回到山林裡的故鄉並成立「不舞作坊」，工作室內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創作，包含木作、繪畫等，所設計出之精緻實用生活器具，除能結合現代及鄒族古老習俗外，亦可展現鄒族先民生活文化的歷史。

寧靜、自然、山巒環繞、溪谷瀑布，豐富的生態與景觀，都是來吉部落最美麗的寶藏。走進來吉部落，不單只是參觀藝術文化，環山到處都是旅遊景點。鐵達尼峭岩，當地人稱此區域為「斯比斯比」



部落入口迎賓豬木柱。



曝曬愛玉子。



似鐵達尼號船頭的斯比斯比峭崖。

(spispi)，意指「颱風草叢生的地方」之意，是由斷崖峭壁組成，為塔山群峰中的著名景點，這塊巨石因造山運動的擠壓而形成，後來因嘉南大地震，將此山震出斷層；在電影「鐵達尼號」風潮興起後，因該岩盤酷似鐵達尼號的甲板，且地勢猶如沉船時半截船艙露出水面的模樣，峭立的斜度逼近 75 度，因此而得名。

從斯比斯比的鐵達尼峭石、塔山線、紮基谷瀑布區、思瑪突天然岩洞、蘭花瀑布、清風崖，到雅哈莫哇娜休閒區、天然湖遺跡等，縱使安排一整個星期的時間，都讓您走不完、看不盡。歡迎您前往來吉部落深度旅遊，以勇氣挑戰壯觀山谷及絕美景觀。

(本文圖片來源皆由作者提供)

聽秘魯人用排笛吹奏的 〈老鷹之歌〉

■ 張永明

年輕時，總愛哼上幾句英文歌，長久以來我與幾位同學都著迷於安迪威廉斯充滿磁性的歌聲唱著〈老鷹之歌〉，原以為是美國小調，其實它是秘魯民謠。

16 天的秘魯之旅，到處聽得此曲

抵達秘魯第 3 天，在印加帝國首都庫斯可吃午餐時，穿著傳統服裝的 4 人樂團，有吉他、排笛及鼓手，演奏著大夥兒未曾聽過的〈老鷹之歌〉。行程的第 5 天，晚餐在大餐廳享用排笛風味餐，期間有樂團演奏並跳著民俗舞蹈，由排笛吹奏的〈老鷹之歌〉音符依舊在餐廳裡盪漾著。此時，同團遊伴中有人好奇地說：「他們怎麼如此喜歡這首歌呀！」第 7 天行程的下午，來到秘魯南部的一座峽谷，提供午餐的自助餐廳旁有急流翻滾，那是印加人的母親河—烏魯班巴河，四周圍繞著高於 4,000 公

尺的安地斯山脈，而在峽谷中，只有這一家餐廳。餐廳中央的草坪上，搭了一頂帳篷，一對穿著傳統服裝的男女，用各種排笛（大的排笛如人般高，小的排笛小如手掌）也吹奏著〈老鷹之歌〉。





聽著聽著，卻有一種悲愴的感覺。一眼望去，在這被藍天包覆著、河水聲伴著、群山托拱著的山谷中，笛聲悠悠地在曠野中飄揚，卻隱含著深沉的傾訴，隨便扒兩口飯，便往草坪上那兩位吹奏者走去。他們有深邃的輪廓、黝黑的膚色，認真地吹著排笛，並不時更換著大小、粗細不同的排笛。旋律在山中迴盪。

簡單的民謠，傾訴了印第安人被壓迫的歷史

秘魯人的〈老鷹之歌〉已被美國的作詞家改寫，而由安迪威廉斯在美國唱紅，歌詞充滿了對自由的嚮往。原曲則是另一個故事，其與印加人的神物「老鷹」有關，秘魯人大多認為，秘魯屬於安地斯山脈的印地安人，不屬於白人，作曲者目睹秘魯



勞工反抗外國企業主壓榨的血淚抗爭，為了死去的印地安同胞而寫下這首歌，大意是：「安地斯山的王者—神鷹，把我帶回我的家鄉；我的家鄉是安地斯山，我要和我親愛的印加兄弟在一起，我思念我的印加兄弟！在庫斯可廣場等我，讓我們一起在馬丘比丘的上空遨遊！」

聽得出這是一曲悲傷的歌，也許是因為民國 99 年我原本要去秘魯，在臨行前一個星期的深夜，母親送臺大醫院急診室，那時我不去秘魯了。數年後的我，不僅失去了母親，也失去了父親。

旅行，常在身心疲憊之後

旅行也是救贖，我再次踏上了秘魯之行。飛行了三十多個小時，轉了 3 趟飛機才到秘魯。在海拔 2,400 公尺山上的馬丘比丘，被荒煙蔓草掩埋了數百年，才被美國耶魯大學的考古學家於百年前發現此一「失落之城」，還有湮滅已久的印加古文明。在廢墟裡，曾經有過興衰榮枯、英勇事蹟，無奈斑斑血淚，人去城空！越過高山，攀過巨石，穿過神殿，神遊萬里……，想見之人又在何方？人類百年來的離別傷感，始終是一脈相傳的物種同哀。仰望老鷹在天空翱翔，同時聽到排笛發出淒涼的〈老鷹之歌〉，我聽懂了〈老鷹之歌〉的寓意，也明白秘魯人傳唱至今的感受；無疑地，它是一首感懷傷感的曲子。



El Condor Pasa 〈If I could〉

—老鷹之歌安迪威廉斯版本

I'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a snail
Yes I would. If I could, I surely would
I'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a nail
Yes I would, If I only could, I surely would

Away, I'd rather sail away
Like a swan that's here and gone
A man gets tied up to the ground
He gives the world its saddest sound

